

随笔苑

山里人

牛图

一

大地沉思时，望不到边的平静；它灵感爆发间，会隆起连绵的山，将满腹的语言贮藏在里面。

经久沉淀，山的满腹心思，或阴柔，顺着山的缝隙，变为流水潺潺；或阳刚，拱出伶牙俐齿的峭壁，在酷热严寒里，打磨不缺钙的骨头，撑起山的脊梁。

有大地的血脉相连，山从不会萎靡，也不会贫血。有慈母的爱，山的胸怀比海深邃、博大，因为高度，比海看得远。目光不是那么醒目，总带着温柔，能化掉一切尘埃。海有灵动的眼睛，吸引人的敏锐，可它只会看自己，天的蓝引不起它的兴趣，它甚至敌视天的蓝。海水蓝蓝的，不允许杂物存在，它会掀起浪头，透析一身洁净。万物听到了山的呼吸，都会择山而栖而居。有草的地方，便是家，山不嫌草的杂乱、荒芜，任其胡乱涂鸦；任万木扎进血脉，覆盖它的皮肤，形成山的外在筋骨。雨可以冲刷它，摔打它，让它醉，让它疼和爱着。雪呢，却最知冷知热，让山也冬眠一时。

跋涉者累了，有地毯，有石墙，有花香，蜜蜂伴唱，可以在山的怀抱里酣睡。跟山的呼吸一个节奏，摸到山的心跳，会听到一种温暖的留客的语言，把疲累者的心留在了山里。

二

山隐喻大地思考的高度，把会思考的人搂在怀抱里。于是，有了第一批山里人。

把石壁做后墙，垒砌起四方体的房子雏形，山伸出一条条肋骨，用茅草覆盖，一幢幢扎在山身上的房屋，弥漫了仁善温暖，养育着最先的山里人。山里人让山得到抚慰，得以释放存储了多少年的包容和大爱。

山里人有树一样的挺拔，山枣一般的紫红，石头一样的刚硬。手指点穴，一粒粒庄稼遍布山的杳杳晃晃。用松油点明，不毁坏任何一块原始的积累，把山当作眼睛，透过眼睛去看山外。山里人的双脚有根，虽然会跑，但他们始终围着山转。一脚深，种下希望，一脚浅，收获满满的。脚下的根须延伸出去，地下有了密密麻麻的山里人的呼吸，各种稼禾，伴着各种山珍野味，艳羡得星星下凡，艳羡得山歌进驻家家户户。歌声震荡起情感的波纹，演绎起世代不败的爱情剧。忽然间，星星挂满了树枝，白日为硕果，晚上竟成了灯火。文明的大笔伸进山里，画了一条条白蛇一样的路，飘在山林之间。新生代的山里人带着一身野味，操一口绵软的山里话，融进外面的世界，要蜕化掉自己野人似的基因。

三

曾在高楼间的闹市，碰到过不熟悉的山里人，却被那口地道绵软的山里话定在原地，仿佛踩到了一

堆棉花。牙齿白净，脸蛋细腻，眼睛黑黑的。目光依旧有慈祥，有忍耐，有不甘人后的坚强，瞥一眼，会把陌生人的隔膜化掉，如一团火烤化那人与人之间的寒意，这就是山里人的名片。一个眼神，便把山里的文化打包过来，浓浓的情，不存杂质的干净，几步走，稳稳沉沉，步伐之间，仿佛要扎根似的。几杯酒，山里的方言似连珠，从地下冒出。多少年了，山里的脾性未改，性格未变；几代人了，生活也未改山里人的习俗。仿佛依旧穿行在山林间，却时时被当下的习俗拒绝。

人在天涯，总有乡愁。山里人自然心里忘不掉山的恩赐，那是他们的原乡。

人无论走多远，一根原乡的丝线，牵着他这个飘飞的风筝。

四

山总会给人方便，嘘一口气，凹下一块皮肤，堆积，然后堆起梯田。挑开血管，净化为山泉河流，那些会移动的脚步，肩挑驴驮，牛耕耒耜，在瘠薄的皮肤上，种下各种庄稼；手握锄头，看住蔓延的草木。为一方肥一些泥土，山把腹部肩背放松开，阵阵布帛撕裂的疼，落实到道道石缝上，那儿有山的眼泪和血汗。

山里人挖出河淤中的石头，再次把它们搬到堤堰上。给梯田重新移植皮肤，重新补种稼禾。打不垮的山里人，把苦难装进心里，石头磨出礁白，捣出无数营养，给负伤的战士；松子草籽喂大的母鸡，是最好的补药。进入幽深的山林，陌生人感到森严、畏惧，但跟山混熟了，交心了，山有看不见的密码，会引导你。山中一日，世上百年，那是神话的美丽传说。只见草青弥漫，绿叶穿梭着鸟儿。眨眼，草荒满山，落叶飘飘。一代代山里人，似身旁的大树，眼见证拔亮丽，咋就树本枯萎，有了漏风的牙齿？

他们仿佛有神灵俯身，扯下一把草，把树洞塞满，转眼洞口弥合，似神话勇士，高举锄头刮掉身上的老斑。苹果换代，秋日挂满票子。风吹苹果，连同落叶，飘落到城市。苹果膨大，变为一幢幢高楼；落叶，被城里人当作垃圾，扫进垃圾箱。那些会思考的落叶，懊悔不该落到此地，在山里，跟山里人拥在一起，会增添百元票子的分量。

一条条丝带，渗透着时代的风味，穿过山村的街巷。街道老了，曾经的熟人也形同陌路。房子实在耐不住寂寞，仰脸瞅漏了屋色，跟天空对话，最好有雨雪，有风，似一场庙会。

穿行在果林、稼禾间的身影，跟风一样喘息；待在街头的老者，捋摸着偶尔来往的人，在低头抬头中，白了头发。山里的树木老的老了，坐化了，新生的树木继续挤占时空，许多树不停地奔跑，跟草抢夺，山隐隐不发。它大概预知了什么。

山的思考越发沉重，它就鼓胀自己。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一棵树传给一棵树，山外的最后一棵树传给云，传给大雁，向那些在外的游子召唤。

沸腾的黑松林

姜惠泉

清晨太阳初升，和风轻拂，悠闲的云朵在漫无边际地游荡，我信步来到海边的黑松林。

刚进入林中，鸟儿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混合着鸟儿翅膀的扑棱声，掩盖了周边的一切，就像是一个沸腾的早市，在不停地讨价还价。

可惜我不懂鸟语，也不知道它们在争论着什么。是否也像人类一样，在讨论着关乎族群的生存和发展？

我坐在石凳上，看着眼前的大海。蔚蓝的海面上波光粼粼，矗立着几座大型养殖平台，像一个个钢铁巨人，在守望这片广阔的海域。

树林里有几群人，早早就占据了有利的地形，支起帐篷，摆好桌椅板凳，几个人围在一起，喝茶聊天，其乐融融。

这几年，海边的娱乐设施越来越完善。凉亭、石凳、咖啡厅、特色饭店如雨后春笋，纷纷建起。林中花草繁茂，火红的枫树、石楠随处可见，还有五颜六色的丛生福禄考，像是上帝打翻的染料瓶，鲜艳得让人惊叹。去年林中新修了一条人行步道，这条红色的步行道，在浓绿的黑松林里，宛若一条飘动的丝带，给这里平添了温婉的气息，让这片黑松林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又一个理想家园。

望着眼前的这一切，禁不住想起这片黑松林的前世今生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刚来烟台，滨海路还没有修建。到海边游玩要穿过茂密的黑松林小土路。那时的黑松林规模远胜如今，宏大得一眼望不到头。林中还有早年修建的碉堡、暗堡，一个人在林中行走，觉得阴森森的。

海边上是尽养殖户，七零八落地用板房搭建了一些临时建筑。院子里、道路两旁，堆满了养殖用的黑色塑料浮泡、养扇贝的笼子、绿色的尼龙绳。如果没有停在门前的小木船，简直像一个个废品收购站，脏乱不堪，腥臭味蔓延在整个海滩上。夏天到了收获海带的季节，整个沙滩上都是晾晒的海带。一根根硕大的海带，泛着褐色的光芒。海带的海洋与身旁的大海形成强烈的反差，是一幅别样的画卷。

秋风萧瑟，洪波泛起，养殖户迎来了扇贝收获的季节。海面上，一艘艘小木船载着像小山一样的扇贝，迎风破浪，把扇贝从养殖区运到岸上。岸上每一堆扇贝周围都围着一群剥扇贝的妇女。她们拿起一只扇贝，用手中的扇贝刀从缝隙里往里一划，用力一撬，紧闭的扇贝壳就被打开了，麻利地用刀子把扇贝丁往盆子里一挑，一个晶莹剔透的扇贝丁就跳了出来。紧接着刀子在扇贝壳上一转，扇贝边也被剥了下来。一个扇贝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——从活生生的生命，变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。

如今，那些破旧的板房，被一座座造型各异的新式建筑所代替，那些剥扇贝的妇女也不知所踪，大概也和游客一样，在这条新修的人行步道上散过步吧。只有林中的鸟儿，依旧是叽叽喳喳。只是不知道，它们是否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一群？如果它们也有记忆，会不会觉得脚下的这片黑松林，既是家园，又不是家园了？

紫藤垂作一帘春

杨文革

“紫藤挂云木，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。”紫藤花盛开在诗仙浪漫的诗赋里，成为眼睛里的紫色花海。

紫藤花开在小雨淅沥的四月，远远望去，像紫色的瀑布倾泻而下。花朵烂漫，蝶形花朵成串下垂，朵朵花坠紫中带蓝，灿若云霞，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，春风十里满目香。徜徉在紫藤花架下，抬头是花顶，晶莹剔透的水珠顺着长穗般的花滑落，风吹过，大团花束沉甸甸的，含情脉脉摇曳生姿。低头是飘落地面的落英缤纷，壮观的紫色瀑布美得令人屏息。闭上眼睛，静逸的花景与馥郁的香浓，仿佛置身于紫色的梦幻仙境，如梦如幻。

“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。”雨过天晴，烂漫花朵绽放心间。浓浓的绿，淡雅的紫，花香萦绕花廊。一串串如同思念，缠绕不清。两根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枝干，如同亲密无间的恋人紧密拥抱。一树紫色，在枝头繁茂，洁白绛紫，美若云霞，密密麻麻的紫色缠绕着细小的花朵，风中摇曳。

蝴蝶在阳光下穿梭其中，小鸟隐在花丛中婉转啼鸣，蜜蜂像直升机一样的嗡嗡声，把我的目光引向它的蜂巢。那是一个藏在青绿叶子中的白色鹅蛋状的蜂巢，在春风里，荡着秋千。深深浅浅的紫在阳光里，在微风中流动，泛着银光，像清澈山泉迸溅的水花。绿油油的草坪，繁花似锦的紫藤花在湛蓝的天空下，尽情热烈绽放……

手捧一本最爱的书，任紫藤花瓣飘然而至，字里行间落满花的馥郁。在紫藤花架下读书的身影，是春光里最美的风景。

书香浸染花香，美妙的古诗词，绽放在紫中透白、白中染紫、成串成串的花束里，油亮翠绿的叶片，如同流淌山泉水进溅的清澈水花。坐在紫藤花架下，感觉闪光的文字和馥郁花香已经深深地深深地浸透心底。

“花美不自知，人醉花树下。”陌上紫藤香如故，寻一缕馨香，烂漫花朵绽放心间，让文字充盈鸟语花香。“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；心之若素，香自满怀。”拨一袖春色，为墨迹添香。繁华深处，采撷一片紫藤花的芬芳，为自己种下一颗希望的种子。